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七

明 叙南張岱

文苑列傳十

桑悅盧柟常倫王廷陳列傳

桑悅字民懌蘇州人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嚮得輒焚棄之敢為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嘆何傳問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

次祝允明又次羅虬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
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
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廼延
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亡
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年舉鄉試再試禮
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
非江南桑悅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為尚書慕悅
名召令其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撰悅心

知之曰公謂悅為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
濬曰生試更為之歸。撰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
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為官。俟後試而
時竟以悅狂。柳弗許。調邑博士。悅為博士踰歲而按
察視學者。別立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史視
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
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
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傳舍北。守妻子亡暇。何

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邪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來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濟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重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裁悅令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

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
拔直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
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召問謂曰。匡說詩。
解人順于有足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
在。亦解順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
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
薦之。遷長沙倅。再調郴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
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

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盧枏字次梗。大名濟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枏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枏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順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者。也。為人跼蹐。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

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
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潘令某者數刻深名法
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史術耳謂枏邑
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枏亦款借令謬恭敬為相得
極歡令嘗從容語枏吾旦過若飲枏歸與翁媼並市
牛酒夜共張至旦至邑予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
相踵也而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枏愧且望之牛酒
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枏故徐徐出坐久之枏稱醉

不能具賓主。令憲去曰：吾乃為僇人子，辱邑人素惡。柙者為柙，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何。柙干楸其後，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柙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墮事聞令。令色動曰：惜，繫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由臥狀。當柙抵坐獄具上報可。柙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敢為稱冤者，而會柙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柙目攝之去。已來為獄吏，夜縛柙格蠶之數百。

髣髴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析
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拓賦以自廣居頃之盜
行剽迫柵父自勁死燒其廬予錢家咸負貸不償柵
固已壁立矣今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
寬柵拳有所興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
飲洗沐尋令去滹事益解而故人謝榛携柵賦游京
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寬哉盧生也及柵在而諸君
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光祖

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濟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
晁新翰作三歲。盧枏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駢謝陸。
令而謝榛。方留滯鄴。枏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
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更置邸延枏。
枏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十萬言。風
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為辭。若賦各得。
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
避枏。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

家婦嘯嘯答柵不顧曰天生盧柵為女曹地耶尋復
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即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
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王弇州曰柵未死前一
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十不嫁柵死時世貞方坐家
難浮繫長安邸中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無收者
故為之傳其行畧欲令後世知有盧柵耳予亦愚鮮
量矣柵不遺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
世寧獨一令哉

常倫字明卿沁水人舉進士為大理寺評事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棘韋跗注兩韃騎而馳於郊諸徹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倫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為壽倫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叅會不及長吏訶之敬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功法調判陳州庭嘗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艷麗稱其為

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致一日省。
墓從外舅。勝洗馬飲。大醉。衣紅裊。鞵腰雙刀。馳馬塵。
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刀出。
於腹。潰腸死。年僅三十。有四。平陽守王濬為收塋之。
有常評事集四卷。

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
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扑。
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

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
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推欽獨心
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
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解館授吏科給事中

毅皇帝將南巡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要衆伏闕
請留石簾城為館師危詞沮之廷陳賦烏毋謠大書
玉堂之壁簾城大慙執政聞之皆怒諷吏部出為裕
州知州廷陳既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

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
齷諸盲官受廷陳道邪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
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
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亦君命也
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
當稚欽前苦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王先生見辱
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亡敢留者分守窘
不能具朝餉謀於蔡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

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欽益甚為文
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二十餘年嗜酒縱娼樂益自
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因服
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
望而避之嘉靖改元搜訪遺佚楚撫顧璘以廷陳及
隨州顏木應詔不果用賜緇帛老于家所傳有夢澤
集十七卷

石匱書曰王弼州作文章九命一貧困二嫌忌三玷

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八無終九無後文
人之無命至此極矣亦未有如桑氏憐盧次梗諸君
予之甚焉者嗚呼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衆金砂
也銅玉璞也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
龍挾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
章亦然

唐順之茅坤列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

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瑤。永州知府。順之
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
其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
並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
學士張璁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留順之辭。隨衆改
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
則卓然為嵯異矯絕之行。賻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
積財治塋。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勲。

主事調考功會改部屬為翰林順之存改編修復告
病相璉為留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
仕自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為右
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脩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
上疏請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為民順之西削
籍歸益為驕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
山下自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
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

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
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
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為床衲褥不具作小舟
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空澹
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
高順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
可得其涼踴搗牙幾成恠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
當順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雖容詩賦奕飲之

樂而順之獨喜受武畧兵書禽遁枝擊嘉靖季江南
苦倭順之自翻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

趙文華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存順之有武
而嚴嵩中挈之奉旨起為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
中於是順之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
京師授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
時年五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瘳矣
面腫輒扶病行因留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

居一年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為通政司右通
政然皆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
風巨浪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泗淵或嗽信少許慨然
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岬結巢則崇明之三
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探甲躍馬往來南北間督
諸將盧鏜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
料理鏜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漸
送之出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

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
自行營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
不出鏜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
矣鏜顯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飢順之前視誘兵兵
亦怯自前下馬拔刀步過滕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
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往死聞耳鏜顯曰公且歸鏜
等誓為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
事未易為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

者山中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憚方大飢。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次胡宗憲欲以死事聞。為請卹典。而嵩與蕃中主之。禮部尚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出位。乃得卹典於所司。焦竑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首。一時以為連璧。乃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詬病。不知為達夫。

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之
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
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
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
夷。躡姑蘇。戰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
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經經之節。絕之哉。漢人有
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懿。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
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

與道此也。

茅坤號鹿門。吳興華谿人。生而白皙清揚。秀目美鬚。
髯。嘉靖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青陽令。青陽民
桀驁健鬪。下車訟者累累。及諸臺使所下亡慮千餘。
章坤一切報罷。惟廉其豪。喜訟噬民者。立斃數人。民
大悅。兩月。丁外艱去。相繼。丁母憂。尋補。升徒。升早
大饑。隣境下過糴。令嚴。穀騰貴。諸枕山田。饑人骨相
藉。坤乃為檄力爭之。請罷開糴。令出庫金。遠市穀。平

其價民稍稍得食。又從度支請折課留粟民間。於是
議賑而虞里胥為奸。單車走封內為諸餓夫跋涉山
巖谿谷累旬月。所全活萬餘戶。而以所蠲與折而羨
之額盡歸之枕山瘠田。為薄其稅。江淮吳越諸州郡
亘數千里。赤旱得坤議。輒下有司著為令。俱得亡苦
饑。已召為儀曹郎。未幾改司勳。海內人推轂文學吏
治。無能出坤右。而忌者亦遂扶袂起。是時徐華亭為
少宰。華亭向以詞臣視浙學。啣坤執弟子禮。不恭會廬

居聞坤往吊大喜盛張具召客坤偶中道病不至益
大慙恚之而譏者遂伺其意中坤謫判廣平廣平古
趙地多悲歌感慨氣而坤以遷官事相感情益讀生
平所未竟書為文益沉雄悲壯未幾遷南車駕即尋
轉儀部郎會同年萬給事發華亭陰事書上慮禍以
老母幼子屬坤而譏者謂坤修前卻嗾給事華亭益
憾入骨會粵府江部諸夷亂據鬼子等寨出剽掠殺
陽朔令朝廷方大征難其人竟從坤往人為坤不平

且難之。坤慨然曰：夫憾我者，且文弱我而計死我哉！
丈夫身許人，何避焉？竟單騎往。時督府聞坤至，大喜。
曰：茅公來，何憂？百蠻夷竟檄坤署其部。坤乃前借箸
曰：大征非十萬卒不可。必羽檄諸道，兵形情張，彼且
得觴伏走險，持我計亡。如用鵬剿法，若鵬之匿無形，
倏出戰，若擊雉，兔然，願倣便宜，不煩東天斗粟，可得
當報。督府大稱善。於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十八什伍。
簡練之，復時時椎牛饗士，縱出獵，狡兔飛鳥諸夷習。

狎之不為戒。則又募死士入。盡圖其山川扼塞險隘。
狀乃部署諸戍兵。分七道出授符。約刻日次第發。或
邀或遏。或脅或突。或背或游。統亂之。獨勁兵當賊衝。
卒發且徧榜之曰。朝廷十萬兵。誅鬼子。若之殺陽朔。
令者。他無動。諸夷首相顧膽落。我師竟按圖進。連破
十七砦。明日克鬼子。擣其穴。斬俘數百計。還所侵掠。
田廬男婦牛馬十餘萬。捷聞。天子嘉其功。加督府大
司馬。晉坤爵二級。吏民並祠兩公於陽朔。未幾。又有

備兵大名之命。大名北抗虜，西衛畿輔。朝論藉知兵者，遂屬坤。坤以故所簡練粵兵法，簡練之而身不難。虛已延納壯士，於時河北諸豪及草野亡命亡不延頸願隸茅使君麾下，効死力而按粵者為華亭客。乃蒐軍興時毛瑣上章竟報罷，坤灑然歸里二十餘年。玄亭問字者履常錯，四方賢達六時時就坤論國事。坤立書數千言應之，不少倦。會海夷內訌，東南大騷動。胡中丞宗憲來視師，與坤意氣相類。宗憲多將畧。

威熠熠撲人見者屏息獨嚴事坤多所擘畫竟以是
蕩巨寇成東南功亡何宗憲獲罪下詔獄諸與游者
多蓄縮去坤獨出所著徐海本末發憤上書累萬言
盛頌宗憲功其過特杯酒醉飽事不足錄海內以此
習知胡公後東事急朝廷思宗憲功世爵其子孫坤
之力也時坤次于國縉以萬曆癸未成進士今章丘
坤益怡然自適宅之東距百武為園亭栽花藝竹穿
池築山偕二三朋好婆娑其中賦詩圍碁遞相進兩

夜不休。客倦聽其去。性不喜飲。數酌輒頽然。晚年興
更佳。頗狎歌者。飄裾趾屣。彈琴鼓曲。輒調笑忘日。書
法不盡按古。恣筆所之。適宕如其人。持縑與筆乞書
者。立刻飛灑。盡為之掀髯而起。西湖六橋。花事勝歲。
一再過。三五游冶。紫騮絳衣。飛舞芳樹下。而老人以
箴冠鳩杖。雜沓其間。望者疑其為神仙中人。也。仲子
國縉入西臺。聞坤病瘍乞歸。坤促其出。且曰。兒遂老
死我哉。乃鼓柁過白下。尋壯年所涉覽。牛首燕磯諸

勝顧瞻陵寢宮闕慨焉嘯歌有疇昔之感一時公卿
携尊壘抱牘扶策相慰勞山中上下議論者無虛夕
迄升徒故吏民子孫多頌白偃偻者皆驚詫相聚歡
昔者仁明父茅公仙人耶何至此坤歸而九十春秋
矣仲子輩為先生壽四方交游稱觴獻頌者齎至焉
冬十一月對客奕棋罷忽忽不快越夕雨室微暗坤
猶呼仲子語曰昔嘉某年雲南晝暝者三日遂庚之
難今者晦國殆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而卒所著有

白華玉芝集評閱諸書極多行世者史記漢書歐蘇
大家刻畫點染書之筋骨盡出

石匱書曰以張永嘉之氣燄不足以網荆川而謂其
失身分至亦淺之乎窺荆川矣荆川鹿門其八面才
拔冥林下而宗憲文華嚴事二先生如山斗所與商
確者又皆軍國大事也二先生能卒瘞乎掀髯而談
傾倒知己此亦才人之故態乎乃遂欲以黨黨先生
何其忍也宗憲欲窺二先生肅之出門大炮發足底

而談及自若。其器量如此。詎可輕議乎哉。

王慎中趙時春列傳

王慎中號遵巖。晉江人。年十八舉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公事。畢。鍵戶讀書。詩文具秦漢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尋改禮曹。時朝議取部屬充館職。諸部曹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慎中。固辭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以讒者忤張羅峰。謫判常州。踰年陞戶部主事。再陞禮

部員外郎俱留都冷曹益得肆力於學問書與龍谿
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於聖賢微
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
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卽眉山
兄弟猶以為豪放不足法也乃取其舊所爲文悉焚
之製作一以曾王為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
解六變而從之語人曰吾學間得之龍谿文章得之
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

風教為已任章程條約為之一新時下僚忝謁曲膝
過恭乃痛為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
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
高等士卒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晉江西
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
慎中訪尋故跡往求白鹿鵝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
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
益進尋遷河南叅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

官過河南供億浩繁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
役察吏咸仰賴之辛丑考察貴溪惡之忽從中報罷
慎中毫不介意至淇上徜徉於百泉蘇門之間訪學
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三耳慎中少年
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沉歲
鋒歛鍔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為文以構意為難每一
篇必反覆沉思意定而詞到與餽飭鋪敘者不同家
居閩士以所業就正戶屢常滿監司部使者行縣莫

不造其廬以得見為幸。浚避賊至建州。往來武夷。築室九曲深處。慎中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客。閱書室。允却聽。啜水納吐。以洗中垢。曰。吾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亡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

趙時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中式禮部第一。人文章華贍。為海內傳誦。而時春喜談兵。習騎射。日以邊備之不修為慮。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驩笑。輒裂臂攘臂。誓不與俱生。語人曰。使

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
木斧即掩灘丘福不足平也人壯其志後改庶吉士
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司主事即疏請禁諛佞正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
為民踰年又起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
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為民庚戌虜薄
都城世廟以薦召為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山東按察
司僉事領民兵轉副使又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

雁門諸關其下車山西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
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敢借府庫以市恩
宗藩貴官相戒莫犯兩司官望為天下冠其在職方
坐議馬市非策為仇鸞所怒幾得謗死在山西檄將
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
李洊乘勝入虜伏中敗歿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
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
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說姓隱名歷歷誦之無

與所為文若詩。豪宕闊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為有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唐荆川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

石匱書曰。遵熾浚谷。詩文不少。槩見大畧。皆豪宕闊肆之才也。荆川至此。之歐蘇。得非過譽哉。然二君子者。皆少年取高第。英氣太露。政如龍泉太阿。新出於匣。屢藉磨鏹。始斂鋒鏑。然則詩文一道。非經折挫。其

寶色不酣。河東已蜀。砥礪於儋耳。鉅鏹其得力。豈淺鮮哉。

鄭曉雷禮列傳

鄭曉字奎甫。海鹽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曉搜閱九朝故蹟。凡天下扼塞。士馬虛實。強弱之事。數詳為攷覈。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內艱服。除起補武選。又丁外艱。家食八年。薦起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即中相。高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曉不肯。

嵩密疏詔貶和州判官久之乃陞太僕丞又淹滯南
都卿寺幾十年召入為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兼食
都御史出撫鳳陽時有徽人汪直道倭入寇江北震
動曉因上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
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登
區處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
歲查舉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
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

請陞授如此則悍士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即今從賊者至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禽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已轉吏部左侍郎出為南京家宰上曰鄭曉宜任繁劇南中令王用賓就彼養病可也乃以用賓代還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已進刑部尚書時分至

當國有數大獄皆分互持之不得其平又刑部獄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多羅織不麗法比曉每奏論之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送刑部問理大理寺評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奸頑喜於詐害良善苦於分拏上允之奸黨御史鄭存仁疏曉欺罔下廷臣會議曉素嫻於職掌疏述故事辨之甚悉時會議未覆分宜密奏謂曉漬奏罷免家居與子履淳書舍相對朝夕探討經史意有

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子自相師友所著有古言今言吾學編諸書尋卒隆慶改元履淳上疏請卹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雷禮豐城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興化司理以制歸復補寧國司理以吳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曰非雷君不可服人乃竟補禮後司考察汰權勢奸黨凡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禮奏真人仰荷聖恩效勞不云

奉職一時咸以為得體相。高與仲文啣之。而晏文愍亦欲黜仙居。應禮禮抗曰。是無公論矣。必欲盡絀。賢而後快。吾不願也。遂出理大名通判。未幾。以憲副督兩浙學政。尋陞南太僕少卿。逆驚請北伐。需馬急。而禮尚未蒞任。追呼甚急。禮先期解。馳至得緩急用。大司馬訝曰。何迅霍若此。尋轉太常寺。推尹順天。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得便。又內外廠府。鋪行各種。媚聚毛錯。禮一切絕。糾以法。務以利民。陞工部侍郎。

是時營天壽山計費且不貲禮疏議節省受事即夙
夜在公上遣中貴人偵視乃嘉歎久之比三殿工
興分宜父子欲以屬他親昵者不得已方以禮晉部
事司營造已遂條上八事而將作大匠徐杲得為卿
有心計與之易磚石為須彌座積材為柱省不可計
即臣璫黃錦見之以為天生若人為國家用而璫素
亨於上前輒言未備禮疏請吉立木賴上聖明知
璫輩欲中之一惟雷言是聽工成而推恩及歐陽司

石匱書曰甚矣哉人不可以不讀史也國朝留心典
故止鄭端簡雷司空二人而當其數歷中外皆具大
經濟大學問有本領之人自與凡庸不類也吾學編
大政紀具在其敘述井井亦自與空疎鹵莽者不類
勲業文章相為表裡古人豈肯妄作者哉

石匱書卷第二百三下

明 叙南張 岱著

文苑列傳下

穆孔暉馮琦王維禎列傳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弘治甲子王文成主試
山東得暉卷舉第一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閹瑾
勢熾卿佐皆伏謁拜跪暉挺正不屈與安陽崔銑獨
長揖而已瑾啗暉出為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商討

嘉靖元年進侍講以忤時宰改置卿陞南太常寺少
卿致仕暉有俊才工古文詞行已端雅去官研摩六
籍潛心古學生平無疾聲厲色變故猝至神氣坦然
人常比之程伯子所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諸史通
編大學千慮四史弘裁諸書居官三十年茅茨不蔽
風雨嘉靖辛亥辛朝議追暉講讀芳卹典獨享贈禮
部左侍郎謚文熙初莊廟時給事中石星以直言觸
上怒廷杖午門上親御五鳳樓察杖者命中消毋

納給事從人。暉恐星斃杖下。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中。涓共嘗之。暉且嘗且掖以出。星得不以暉實生之。天下人稱其義。問。

馮琦青州臨朐人。生之夕。祖母夢一朱衣象簡者立寢門外。曰余韓琦也。今為尔孫寤而生男。因名曰琦。萬曆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庶吉士改授編修。冊封藩藩。丁亥陞侍講。充經筵日講官。神宗靜攝講席久虛。無所建白。乃與講官余繼登以通鑑分類。

註解引古誼以傳時政 上賜留覽戊子主湖廣試
己丑主武闈時倖賊之亂方作琦於策問中具言虜
賊陰謀并滅賊退虜之方縷千言後事平以策中
語覆之皆驗己陞禮部右侍郎總裁國史辛丑主會
試尋陞吏部尚書琦在部一以獎廉抑競為念每月
朔序次循資銓陞者黏列後堂遇缺挨補吏胥不得
上下其手而請託者亦裹足不至壬寅疾作請告不
允遂卒於邸其所著奏疏論策典贍考麗後學竊其

句字取科名如拾芥是國朝一撫眉山也凡舉業家
無不座置一卷

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
翰林侍讀乞養母不許遷南國子祭酒便道省母會
關中地大震遂隕鐵維禎之文豁達疎宕若泓瀾流
江明霞赭天其始入門學司馬子長所推尊當代則
其鄉先達李夢陽躋之聖境其始載筆承明修賦頌
之業用其深沉之思引繩墨修詞海內宗重居十餘

年戎馬生郊一時天下北結胡南困倭乃出而與士
大夫講方畧論戰守居恒自歎服在史官大之不能
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又無緣統偏帥
之任效一割之用奉軀充位老死筆研間太倉鼯鼠
耳又自言其為人淺中狹氣慙直樸畧人有不相能
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
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為邪口不
息國是不定諸所為非其甘意往者即一時雷附然

竟作攢眉狀。昔人直絃曲鉤之誠。自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亦猶其生而修幹。殞顧。昂首掀眉。揭膚濶步。造化陶冶。不可移易。至居常論士大夫處世。當勉效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當世之路。彼遠棲林莽。履跡不入於市。客問廬匿。不與接。此古人鑿坯之意。道傍槁立死木耳。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可以上棲九日。下覆八埏。其論用世大臣。不在夫謙約。早減。惟其能保釐人民。盜賊止息。水旱無憂。

即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蓋察於一物而未達大人之觀其慨然有志當世可知也與南禮部尚書孫性善性序其文曰王子產二華之隅區所云嶽降不虛矣地坼山崩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姜耶

石匱書曰國朝以制義取士而士之習制義者遂有其習制義之書若穆文熙之左史纂評馮琢庵之奏疏策論王允寧之槐野文集於舉業差近而幾乎

家絃而戶誦之矣。終南捷徑於此不無詭遇而尚論者欲以三公躋之文苑。是亦古人祭酒豆間之義也。

謝榛王穉登王叔承沈明臣列傳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少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厠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高義。爭與交。惟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

王元美結社燕市。榛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謝榛。而于鱗次之。已而于鱗名益盛。榛與論文。頗相錮責。于鱗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交口排榛。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榛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崇榛。歸東海。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榛。為刻其全集。當七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榛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

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擯謝榛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謝榛發之榛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新安潘之恒且史記曰趙王雅愛謝榛詩從王客鄭若庸得竹枝詞十章命所幸琵琶伎賈扣度而歌之萬曆癸酉冬榛從關中還過鄴偕若庸見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絃瑟以琵琶佐之

聲繁屏後王復曰止衆伎獨奏琵琶方一闋榛傾聽
未敢發言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
其人可乎命諸伎擁賁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竟
竹枝十章榛起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污王宮
玉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王曰幸甚榛老
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衽代薦承之以眩明
月上新竹枝十四闋姬按而譜之不失毫髮元夕便
殿奏技酒闌送客即盛禮而歸賁于邸舍榛載以游

燕趙間逾二年至大名客請賦壽詩百章至八十餘
首援筆而逝乙亥之冬月也姬率二子奉柩停大寺
之旁每夜操琵琶一曲歌謝榛所作竹枝詞必慟絕
而罷已乃以千金裝付二子令歸塋自破樂器歸老
于闌闌間後三十餘年客訪舊宿寺中寺僧猶能道
其遺事

王穉登字百穀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門十歲為詩長
而駿發雕香刻翠名滿吳會間嘉靖甲子北游太學

汝南公方執政閣試瓶中紫牡丹詩百穀有色借相
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汝南賞歎擊節呼
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以詩文為職業能道得王秀
才十四字邪引入為記室較書秘閣將令以布衣領
史事不米而罷汝南卒無子百穀渡江往哭其墓丁
卯復游長安華亭當國頗修姚張之怨客或戒百穀
毋自白表公門人伯穀謝曰馮驩任安彼何人哉刻
燕市客越二集脩書其事所以志也伯穀為人通明

開美妙于書及篆隸。好交游。善結納。譚論娓娓。移日
分夜。聽者晏倦。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
所歸。伯穀振華起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
餘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躋門求一
見。乞其片鱗尺素。然後去。申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
頗交游。推重軒車造門。賓從填咽。兩家巷陌。殊不相
下。百穀獎引寒素。敦篤故舊。王弇州歿。其仲子士驥
中蜚語。連染繫獄。百穀傾身援救。有古人風義。不但

以文彩見重也。

王叔承字承父。吳江人。少孤。受博士業。以好古謝去。食貧。囊無一錢。所善商任叔為承父謀曰。吾聞趙王賢而好客。謝榛鄭君庸皆在幸舍。我曹可以曳裾往乎。乃治裝偕之。鄴鄭君庸已為之先容。承父問知王雖好客。客見必蒲伏長跽。稱主臣。弗屑也。會任叔以葬之。銅雀臺下。東之齊魯。北入燕。客淮南少師所。使草應制祝釐之作。承父謝弗能。日從相君直所得縱。

觀西苑南內之勝作宮詞數十曲流聞禁中而以其
間與吳興范伯楨海陵顧益卿梁溪陳父胡原荆定
交於公車承父皆弟畜之相與悲歌訪問燕市酒人
遺跡相君有所譏述使人物色之往上醉卧酒壚中
欠伸弗肯應久之乃謝歸母好奉佛承父亦奉佛弗
能戒酒詭其母曰佛所謂米汁也原荆以御史廷杖
歸縱游吳越名山水作前後吳越游已赴益卿于閩
作荔子編還過貞父于楚作楚游編益卿開府漁陽

又要之塞上作獄遊編而歸遂不復出年六十五而卒承父有酒德飲可一石客或戲謂君貌類胡僧多笑而好飲豈前身布袋和尚耶承父為詩豪宕滄茫天才爛發最為弇州兄弟所推教美敘其詩以為太初讓其精俞謝避其兼七言歌行頃刻數十言可喜可愕種種變幻真能以牛溲馬渤為藥餌嘻笑怒罵為文章蓋其兄弟間之論若此然元美作五子詩不及承父僅居四十子之一而已承父序卓漱甫之詩

曰詩衰于宋元北地起而復古一代摩擬之格此其
創矣歷下一變鍛鍊陶洗脫凡腐而尚精麗然才情
聲律未極變化故用豪句構壯字自高或晦而難疊
複而致厭始多宗之後且避之也弇州與歷下同名
而異用又變而博大僻遠汪洋磅礴無所不出入安
究其底則死骨未寒非之者過於慕之者矣承父之
持論若此何怪乎弇州實應且憎陽浮慕之而實不
與乎雖然承父之不為眇君子者幾希矣

沈明臣字嘉則鄞縣人少為博士弟子數奇不偶胡
少保宗憲督師平倭偕徐渭文長辟置幕下少保豁
達奸士微有酒失善嫚罵嘉則獄不少阿唯少保
遙望見為起立常譙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請為
鏡歌十章援筆立就釀酒高吟至狹巷短兵相接處
殺人如草不聞聲少保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
乃爾命刻石置山上少保死請室中嘉則走哭墓下
持所為誄徧告士大夫頌其冤狀已而扶筇走湖海

往來吳楚閩粵間年七十餘死於里中先後誦詩七
千餘首今之行於世者為豐對樓詩選凡四千餘首
石匱書曰萬曆間布衣豪於詩者吳門王伯穀松陵
王承父明州沈嘉則三人為最王元美繼二李之後
狎主詞盟引同調抑異已謝茂秦故社中老宿有違
言于歷下則合從以擯之用以立慙示威海內詞人
有不入其門牆奉其壇墠者其能自立者亦鮮矣伯
穀才名故與烏衣馬冀相頡頏承父早多貴遊嘉則

晚依宗衮三人者其聲勢皆足以自豪元美與之雅
故異同離合之間夷三君于四十于而登胡元瑞于
末五子雖未能一切抹殺其用意軒輊猶前志也徐
文長獨深憤之自引傲僻窮老以死終不入其牢籠
於論謝榛詩見志焉去之八十餘年詞場之隆替盛
衰作者之風氣上下歷々可以指數識者亦可以論
世云

胡纘宗子慎行李維楨列傳

胡纘宗字孝思泰安人正德戊辰進士殿試三甲第
一與二甲第一焦黃中並授翰林簡討黃中係焦芳
子事敗編管為民纘宗外補判嘉定州移守潼川入
為南京戶吏二部郎中出知安慶移守蘇州在郡才
敏風流前後罕儔謦詠留題徧滿湖山泉石間為叅
政于山東浙江山西為布政于河南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改理河道乘輿南巡迎駕于磁復改河南
汴城行臺火引咎乞歸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

部主事王聯者。續宗在河南時所苦貪令也。為戶部主事犯法當死。思告許以自脫。從獄中上書指續宗。聞大罵。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為怨望。呪咀。世宗大怒。捕下獄。嚴分五陶恭誠力救。乃得解。杖三十。遺歸。續宗在獄中。取錦衣獄中柱械之數。作制獄八景詩。眾爭答。續宗制其筆。續宗笑曰。坐詩當死。不作詩得免死耶。出獄時。謝榛貽之詩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幸見騷人。續宗將八十。病杖創甚。呻吟間。

猶口占韻以謝人謂續宗意氣殆不減蘓長公也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江陵起復具疏請止桂林阻之不得上江陵卒有詔籍其家詔書丘司冠楫極言江陵母老諸子覆巢卵亟推明主帷蓋之恩全大臣替復之誼舉朝義之歷官坊局拜禮部尚書力請建儲不報自劾乞罷久而上復思之丁未六月詔以原官入直東閣亦拜命以未疾卧邸中不自日而卒年六十

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在史館窮年矻以讀書為事每進講唐史至成敗得失之際反覆論說上為悚聽講罷分題賦咏不長于書詩成倩人書之上問之具以實對上大嘉讀書貫穿經史通曉掌故以求為有用之學凡所援据駁正具有源委皆可施行謝部事居穀城山中十有七年網羅搜括蘊籍益富南大用而遽卒天下惜公於詩文春容宏麗一時推大手筆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知古樂府是知

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于歌。故不為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託焉者乎？近出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弃矣。余間為郊祀鏡歌，可數十首，已而視之，頗涉兒戲，亦復不自了然，遂焚棄之。取其音節稍近者，倣其一二，謂之本調。至近體歌行，如唐人所假者，不曰樂府，則詩之而已矣。夫唐人能為而不為，今人能為而遂為之，余奈何不能為而為也。

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
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瑣執塗整嚴制而不
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
爾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
五言古詩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
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海內賞真之士
有以吾言為是者吾詩雖不觀可矣公生當慶曆之
世又為歷下之鄉人其所論著皆歲歷下之膏肓對

病而發藥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其是之謂乎近代館閣莫盛于戊辰公與雲杜李本寧才名相並以詩言之則大泌瞠乎其後矣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進修撰出為陝西叅議洋沅外僚幾三十年稍遷南太常拜南京禮部侍郎陞尚書致仕辛年八十本寧在史館博聞強記與新安許文穆齊名同館為之語日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自詞

林左遷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豔詞援筆揮灑又能
翫散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其詩文聲價騰涌而品
格漸下為人樂易濶達交游猥雜有背負者窮而來
歸遇之反益厚其左遷在江陵時江陵敗人謂當抗
疏自列本寧慨然曰江陵遇我厚左遷非江陵意奈
何利其死以贄於時世乎其為長者如此所著太泌
山人稿數百卷行世

石匱書曰館閣之選無過隆慶戊辰而後以古文名

世者泰安胡孝思東阿于無垢京山李本寧皆以博
學宏詞為藝林翹楚而泰安以詩業被斥人且擬其
為今之蘇軾東阿京山並為容臺碩德而東阿之經
濟鴻裁盡見之讀史私評一書然天奪之年不究其
用天下惜之京山高文典冊走世如鶻年登大臺亦
止為文學侍從之臣而功業不著則是天下文章盛
名終無造物所忌觀之三老不洵然哉

李執賢焦竑列傳

李贄號卓吾溫陵人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
為教官徘徊即署後出為姚安太守抵任後法令清
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或坐堂皇上真名
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叅論虛玄人皆怪之贄不以
為意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
維奇其節疏令致仕歸初與黃安耿定力善罷郡遂
不歸曰吾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足
樂矣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

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
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趨歸之自稱流寓客子定力
死贄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
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
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潔白拭面濯手有同水滌
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
其臭穢其懼狎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屬寂無一言滑
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抄寫

為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班馬之篇陶
謝柳杜之詩下至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
雪藤丹筆逐字與校肌臂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
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而好
惡頗與人殊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
伸紙則解衣叫跳作鬼起鵲落之狀其得意者亦自
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帝上一日惡頭癢
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髻鬚鬚氣既激昂行復詭

異乎異端者日益側目其與耿定力往復辨論每一
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
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
於時左轄劉東星迎之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
屢出梅國禎迎之雲中焦竑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
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
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禮科張
問達疏奏邪士李贄立言乖僻舉止恠異所著書惑

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
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失常莫此為甚疏上縱騎逮之
下詔獄馬御史與俱罪止發回原籍火其所著書會
旨不下贄曰我年八十何所求安能常抑抑求生乎
候馬御史及侍者他出遂以薙髮刀自剄死馬御史
哭之慟乃為之大治冢墓建佛刹以祀之贄素不愛
著書初與耿子庸輩辯論之語多為掌紀者所錄遂
哀之為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為說書最後理

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弱侯刻之南京者是爲藏書。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叅釋道二乘者曰叢書。出之游戲者曰批點水滸傳。其餘如續藏書西遊記三國志諸書俱屬坊間贗本。非先生手筆。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直旗手衛人。萬曆己丑廷對第一。官翰林修撰。與袁庶宗道。陶司成望齡。黃宮詹輝。日夕遊處。並得以切磋倡明此學。而他學士大夫以學未質正者。亡不傾心與。究竟之人人意滿而去。

時光宗以元子出閣講學。選擇講官。講讀故事。旅
進退依經解義而已。弱侯講畢拱揖而進曰。臣等數
陳或有未備。願殿下垂賜明問。東宮稱善。自是每請
必從容扣擊。應答如響。是時睿齡才十三。聰明日啓。
弱侯之功為多。太倉謂元子冲齡典學。當引誘以圖
史故事。弱侯遂采輯成書。繪圖演義。名曰養正圖解。
同官相與側目。喧傳已私進禁中。乃具疏上之。上
詳加省覽。溫語批荅。忌者益衆。丁酉北試。上置原

推兩宮坊別用弱侯原推者媿恨構新建合謀傾弱
侯言官遂用科場事挾謫詆毀弱侯陳辨甚力新建
從中主之以文體調外任竑拂衣歸歸而與舊游同
志者相見輒喜曰吾今日得與諸君一意了此大事
因緣矣自是優游林下者垂二十餘年留都故多講
社自竑歸主盟其壇坫益盛每會輒堅拂臨之群疑
衆難得其一語輒為解紛天臺明德陽明三祠之會
竑所答問尤多諸弟子藉而錄之邇布海內年至大

董華華好學銳志不衰所著有友談正續華乘答問
錄正續澹園集陰符解老莊翼理學名臣傳獻徵錄
玉堂佳話國史經籍志忠孝錄京學志焦氏類林金
陵舊事行世光宗登極詔推東宮講讀舊恩升敘錄
用而竑已先一年逝世天啓二年特議贈卹蔭予一
人

石匱書曰李溫陵發言似箭下筆如刀人畏之甚不
勝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異

端一疏·歿死詔獄·溫陵不死於人·死於口·不死於法·
死於筆·溫陵自死已耳·人豈能歿之哉·焦漪園夢趙·
溫陵口不逮·筆亦不逮·人恨之亦不逮·然所以終不·
逮溫陵者·亦自其才力使然·而謂溫陵可易學也哉·
歸有光·劉鳳·湯顯祖·徐渭·袁宏道·列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
三史·六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為大儒·嘉靖庚子·舉·
南京第二人·為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

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
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
除長興縣用古教仕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
案前刺刺英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
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
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為南京太僕寺
卿留掌制敕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
得為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秘未見書益

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為文原
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六大
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
意求工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弼則
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
老舉子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楮柱
不少下常為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為苟得一二妄庸
人為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

熙甫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為不可及也熙甫歿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童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為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以鄉舉追贈待詔孫昌世俱有文名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林學士置酒招鄉人徐渭文

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來何遲文長曰頃避雨
士人家見群間懸歸有光文令之歐陽于也迴翔難
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
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編修分試禮闈學
士為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
雋熙甫重生乎知已每叙張文隱事輒為流涕豈未
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為補書之於此

劉鳳字子威長洲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御史釋褐後

讀書不輟刻礪為古文辭偏取汲冢叢摛之文不拾
西漢以下一字行文文林澁幾不能句而昂異之色鬱
鬱蒼蒼浮起紙上無半點餽飮氣烟火氣是時中原
七才子橫行而鳳嶽嶽不肯下淘汰習氣自成一家
自謂當代昌黎大有起衰濟弱之意王李惡之力為
排擠其名故不大著所存有劉子威集又有太霞草
等集內鄉李太史于田評云劉子威挺奇索隱抗心
無前凡所注筆動依古矧其跡當世流輩後如矣故

其詞賦奇字瑰語多不可句。將毋謂智者過耶。嘗觀自古文士雖分飾揚鑣而究其指歸無逾西途。倣左語也。過則體裁古而意不融。奄取宋人也。近則意流放而體不蒼老。舉斯二者未有能無焉者也。即子咸之所自負固大人與稽矣。然能兼擅於此哉。其昵好季朗借諛于鱗咸可以論于咸矣。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生而有文在手。成童有幾。庶之目年二十一舉於鄉。嘗下第與宣城沈君

典簿游蕪陰客於郡丞龍宗武江陵有叔亦以舉子
客宗武交相得也萬曆丁丑江陵方專國從容問其
叔曰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罷賈其人者乎曰無
逾於湯沈兩生者矣江陵將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
名士以張之命諸曹因其叔延致兩生義仍獨謝弗
往而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及第矣又六年癸未
與吳門蒲州二相君子同舉進士二相君使其子召
致門下亦謝弗往除南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將徵

為吏部郎上書辭免稍遷南祠部郎抗疏論劾政府
信私人塞言路謫廣東徐聞典史量移知遂昌縣用
古循吏治邑縱囚放牒不廢嘯歌時填牡丹亭劇甫
脫稿又作南柯卽邨二夢坐堂上鞠獄因得佳句輒
以觚管敲案上按拍吟之輒大喜終日不用刑偶意
緒顛倒思路枯澁輒呼與人昇向城外橋上山水佳
處徜徉久之俟煩襟滌除雋思勃發然後歸縣習以
為常以是政事多置不理而縱情筆墨深以為快戊

成平計授勅歸浙撫軍以復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
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而忌者不察復於辛丑大計
褫奪其官李本寧力爭之曰遂昌原無小辜意當事
者曰此君高尚吾正欲成其志遠耳家居於所居之
側小結菟裘與其西尊人居柔氣愉色逆所欲惡而
先意為性喜獎掖後進又喜任達急人之難甚於已
食貧二十年而阮嘯自如萊舞無闕後以太夫人喪
孺慕過哀柴毀骨立伏苫不起踰百日死易簀之夕

尚為孺子哭遺命用麻衣冠草屨以殮年六十有八
義仍志意激昂風骨道紫扼腕希風視天下事數着
可了其所授分李于田道南梅克生之流皆都通顯
有建豎而義仍一發不中窮老蹭蹬所居玉茗堂文
史狼藉賓朋雜坐雞埒冰園接跡戶庭蕭閒詠歌僂
仰自得道甫開府淮上念其窮遣書相達義仍謝曰
身與公等比有事主老而為客所不能也為即時擊
排執政禍且不測貽書友人曰乘興偶發一疏不知

當事何以處我。晚年師盱江而友紫柏。脩然有度。世
之志胸中磊塊。陶寫未盡。則發而為詞曲。四夢之書。
雖後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滌情塵。銷歸空有。
則義仍之所存。畧可見矣。嘗謂我朝文字。以宋學士
為宗。李獻吉至王弇州。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質文
耳。萬曆間。弇州麟州同仕南都。為麟州太常官屬。麟
州倡為公宴詩。不應。又蘭括獻吉于麟元美文賦。標
其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流傳白下。使

元美知之。元美曰：湯生塗抹吾文，異日亦有塗抹湯生者。自王李之興，百有餘歲，義仍當霽棠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為解駁，歸太僕之後一人而已。義仍少熟文選，中攻聲律，四十以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嘗自叙其詩三變而力窮，人嘗以其文寄所知，謂不蘄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蘄其知吾之所未就也。於詩曰變而力窮，於文曰知吾所未就，義仍之道懷嗜學，不自以為能事如此，而世但賞其

詞曲而已不能知其所已就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
可不為三歎哉義仍有才子曰士遽五歲能背誦二
京三都年二十三客死白下次大耋才而佻然有父
風次開遠以鄉舉官監軍兵使討流賊死行間幼子
李雲亦有雋才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雋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

堯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矐視不答少保曰生有不足也試為之退具藁
進公故素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或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
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
人口少保以是始重渭龍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順之以古文負重名少保嘗袖出渭所代謄之曰公
謂予文若何荆川驚曰此文殆吾後又出他人文荆

川曰向回謂非公作然其人誰邪願一見之少保乃呼渭偕飲荆川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鹿門坤時游於軍府素重荆川嘗大酒會文士畢集少保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鹿門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少保茂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鹿門慙慙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為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偵

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噪罵不可致也少保聞
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
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袴衣直闖門入示無
忌諱少保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
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
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
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妬
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妻遂坐

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徃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又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悅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容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揆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爰以為安其後

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
禁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謂文
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
衆矣乃謂則自死孰與人死之謂為人度於義無所
關時輒踈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
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
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
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

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陽和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言甚雅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办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噓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請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

不事生業。容幕時有餽之。氈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餒。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幃荒破弊。不能再易。至籍沒。沒年七十三。卒。涓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方山。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值比歲。

少保思為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
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少保權震天下所出
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
心輕之妄不與語及試渭讀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
大索獲之則彈摘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方
山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
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仿
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

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華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實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

潦縮源泉見彼脰喧汜濫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爭
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未會稽
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
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謂之桓譚乎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湖廣公安人萬曆壬辰進士
初試吳令以放誕罷官縱游西湖天目五泄天台鴈
宕諸山丁酉補國學庚子陞禮部主事以使事出外
復縱游匡廬武夷嵩雒蘇門百泉華山五臺諸名勝

所至有詩文紀述摹寫之妙如嵌空玲瓏八面俱見
至會稽訪陶司成於其齋頭見徐文長闕篇篝燈夜
讀一字一叫絕遂稱為當代文人第一虞淳熙曰東
坡為天西奎宿自天墜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
其斗背一為若士身得其顰眉一為文長身得其韵
之風流命之磨蝎袁中即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
借光壁府散緯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蟠承用膠
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

之法而中即得醞釀真乙酒之法識者以為知言辛
丑養病歸丁未補驗封司主事戊申調文選己酉升
考功司員外庚戌陞驗封司郎中是年病卒所傳有
瀟碧堂全集及廣莊瓶火觴政著譚狂言諸集蓋萬
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草彌望皆是文長義
仍斬然有異沉痾滋蔓未免英雄中即以通明之資
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力
放於是乃昌言擊排大放厥辭以為唐自有詩不必

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黃各
有詩，不必唐也。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
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釘，餽
絕，離筆研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
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
空同未免為工部奴僕，空同以下皆重也。論吳中
之詩，謂先輩之詩人自為家，不害其為可傳，而詆訶
慶曆以後，公襲王李一家之詩，中郎之論出，王李之

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
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
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致滅裂風華掃地
竟陵代起以淒清幽獨矯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
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轡不得不用大承湯下之然
輸瀉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濟南結轡之
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竟陵傳染之別症也餘
分閏氣其與幾何慶曆以下詩道三變而歸于凌夷

燐熄豈細故哉。小修敘中即詩云錦帆解脫意在破
人執縛間有率易遊戲之語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
情景太真近而不遠要亦自出靈竅吐于慧舌寫于
銛穎足以蕩滌塵坐消除熱惱學者不察效顰學語
其寃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島鳥三寫弊有必至非
中即之本旨也余錄中即詩叅以小修之論取其
寫性靈而不悖於風雅者學者無或操戈公安而復
噓王李之燼斯道其有瘳乎

石匱書曰：歸熙甫。劉子威、湯養義仍。徐文長表：中即皆
生當王李之世，故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
韓昌黎推孟子之功，故謂其不在禹下也。熙甫親見
王弼州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
子，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楮柱，不少
下其骨力。何似而劉子威但為佞屈，犖牙不足以屈
服王李。文長義仍各以激昂強項犄角其間，未能取
勝。而中即以通脫之姿尖穎之句，使天下文人始知

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則
更在歸劉湯徐之上矣故文長之賞識熙甫與中郎
之賞識文長針芥相投水乳忽合理則應然何足為
恆哉

屠隆虞淳熙黃汝亨列傳

屠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除賴上知縣調
青浦陞禮部主客司主事歷儀制郎中長卿令青浦
延接吳越間名士沈嘉則馮開之之流泛舟置酒青

簾白舫縱浪沙浦間以仙令自許在郎署益放詩酒
西寧采小侯少年好聲詩相得驩甚兩家肆筵曲宴
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中白簡辭官壯
年不自聊縱游關塞思得一當歸而談空覈玄自詭
出世晚年一無所過為大言以自慰而已吳人孫崇
祖扶乩仙稱慧虛子長卿篤信之病革猶扶床凝望
幾慧虛颺輪迎我悵快而卒長卿既不仕遨遊吳越
間尋山訪道嘯傲賦詩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窮八閩

之勝阮堅之司李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於烏
石山之隣宵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而長卿為祭
酒梨園數部觀者如堵酒闌樂罷長卿幅巾白衲奮
袖作漁陽撻撻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
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長卿起執其手曰子當為撻
鼓歌以贈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歸而游吳涉江留
連虞山狼五間判平始還未幾而卒長卿答友人書
自叙其所作以為姿敏而意疏姿敏故多疾給意疏

故少精堅束髮操觚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
常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吐嗟之間二
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我誦彼書書不逮誦
非不欲求工厭物而姿性使然雖復苦心傷毫閣筆
不下亦只如是今所傳由拳白榆采真南游諸集皆
未曾起草之筆也長卿雖為吏家有餘賢好交游蓄
聲伎不耐岑寂不能不出游人間自謂采真十之三
乞食十之七蓋寔錄也衰晚之年精華垂盡率意應

酬取悅耳目淵明乞食之詩固曰叩門拙言詞今乃以文詞為乞食之具志安得不自降而文安得不自卑長卿晚作冗長不足觀其病蓋坐此也

虞淳熙字長孺號德園錢塘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用兵軍書狎至淳熙為大司馬石星條八議預刻火落赤畔日及關白死期無纖髮與石星不能用曾侍郎議減軍儲衆大譁飛石集侍郎首侍郎奔省中匿相與逼近朝門而譁石星大

聲言仍額給不減諱甚莫之聞淳熙急取虎牌大書
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嘗護作昭陵會昌平弛
鹵千騎直通紅門駐馬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
守將愕眙固措淳熙率縱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
駭之鹵遂遁去尋遷主客司員外郎踰月改司勳又
踰月引疾歸明年當京察冢宰孫鑰與考功趙南星
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冢宰無
卻而淳熙所補司勳呂胤昌缺係孫鑰姊子有流言

遂借呂柟拾淳熙謗淳熙行賂以觀尚書考功之俯
仰尚書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寡營老臣素重其品
且貧安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旨下留用言官
亦內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
敬上以為然請冢宰冢宰屹不為動執奏如初
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考功三級免淳熙官而僉都御
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卿曹乾亨及諸曹
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曰留淳熙非私

畢歸各政府。上益怒。諸曹即謫有差。淳熙與南星
俱削籍。尚書孫鏞十疏乞休。萬曆癸巳。淳熙歸錢唐。
偕弟僧儒隱南山回峰下。已遷李茂之飛仙里。採蓴
行樂。嘯詠。惟適。按菽課玄。六時不輟。足跡不窺官府。
雖臺府大吏及四方之客游武陵者。懷刺造廬。欲一
識其面。亦戒門以絕。匿跡林下。輒以文章自娛。如是
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而沒。後頭顱如藝文
無辟戾。或謂尸解以去。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

卷標丘子二卷孝經適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
繁露一卷行于世

黃汝亨字貞父號寓庸浙之仁和人少負文譽遠近
弟子負笈從者戶屨常滿萬曆辛卯舉於鄉戊戌成
進士令進賢五年政成以卓異內召授禮部主政中
忌者口左遷淮甌運判載起南工曹從膳部即擁皋
比談經暇則駕筍輿挾韻友登高覽古窮奇別幽其
所題咏幾徧山谷集名流於瓦官寺讀火刻限卷秩

半月一會各出所評騰以長識見鍾伯敬序其白門
草曰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
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自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胸中
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
之以若而人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於金陵
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貞父者焉已
督學豫章嫉時文弔詭力挽其衰有迴瀾砥柱之功
且執法峻厲平郵屏絕人皆服其虛公語其西江校

士錄中既遷湖西兵備因齎捧過家擇南屏之麓營
寓林老焉汝亭高顙隆準河目海口晝然一咲髯髭
戟張八面應酬五官並用真能目覽辭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傳宣雖梁柳惲宋劉穆之無能出其
右也汝亭生平遊止皆有詩文足跡殆半天下後退
居過林雲岫堂高卧十餘年而名益日重四方徵文
者日益多自藩王戚畹上衮列御臺察郡邑吏以至
黃冠緇衲子孫稱觴銘墓書賈藝林用以通八方而

走重譯造請者幾穿限闕而公應手徧給樂此不疲
天啓丁卯浙撫潘汝禎為魏閣造生祠於鄂王墳之
前汝亭偶過進觀慨歎不置為守祠閹人所辱憤恨
而遊學使樊良遇祀於左廡生平茹淡服素田廬無
中人之產而座客常滿歌聲必極豐腴纂輯有
史海淘珍古奏議廡吏傳正始編行世晚年稿多散
軼合舊刻及白門艸山遊草梓之得詩六卷文三十
二卷曰寓林集四方及門之士五六百人多天下名

士

石匱書曰。屠赤水。虞德園。黃寓庸。以詩文名世。然其
用以名世。原不止於詩文也。三君子實具經濟大才。
治繁典劇。真能以五官並用。八面分酬。其在仕途。皆
淹滯下僚。棄置不用。故借筆墨陶情。山水適意。探之
中懷。皆非其好也。後居林下。岑寂無聊。卒以禪乘。昆
盧為英雄退步。濟世幹材。棄之溝壑。豈不重可惜哉。
董其昌。黃輝。陳繼儒。王思任。列傳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少有才名王維山衡
主盟魏壇欲囊括玄宰玄宰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
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耶間獨好參曹洞禪
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萬曆己丑讀中
秘日與陶望齡素宗道輩游戲禪悅不合時至時貴
側目出補湖廣提學副使按臨郡縣試卷都不糊名
公案前特置一几有高才者不妨自薦置卷其上妄
援者黜之名士無有遺者大計以瑰異罷職歸高卧

林下者十八年而名日益重其昌既擅詩文旁精書
畫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哀列御藩王戚畹臺察
郡邑吏以至浮屠羽客得其片紙以為珍異而村市
街衢潤澤於其昌之手者朝懷賸蹟暮獵金錢依傍
生活者不可勝計蓋文人墨客何代無人弟身當斯
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即東坡逸少未
能或過也天啓間復起為南宮院學士尋拜南京禮
部尚書魏璫用事其昌引年請告特賜馳驛歸士大

夫高之年踰七十猶手不釋卷燈下能作蝇頭細楷
晚年刻其著作曰容臺集陳眉公叙曰他人皆五金
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
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
氣錦衣玉食氣皆鋤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于胸次
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典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
精靈蕭灑中有肅括漸老漸熟漸離漸離漸近
出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姿態橫生矣堂：大

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即漢唐宋以來相傳
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於千百者。非公砥柱之力哉。
士林以為寶錄。其昌畫不易得。有請乞者。多倩他人
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質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
不以為異。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謠詠
隨之。購其真跡者。得之閨房。為多。精賞鑒。通禪理。蕭
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卒
年八十有二。加太子太保。謚文敏。

黃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官止詹事府少詹事異時館課文字皆沿襲格套熟爛如舉子程文八目為翰林體及王李之學盛行則詞林又改步而從之天下皆誚翰林無文章平倩入館乃刻意為古文傑然自異館閣課試之文頗取裁於韓歐後進稍知嚮往古學之復漸有端倪矣己丑同館者詩文推陶周望書畫推董玄宰而平倩之詩與書與之齊名其後與袁伯修中

卽兄弟研窮性命之宗所至游覽山水尋訪禪衲雖
居華要有道人雲水之致以品望當大拜忌者使言
官枰之謂詞臣結社談禪與方袍負頂爲侶不當復
點廊廟遂不復起而卒袁小修曰戊戌之冬伯修中
卽皆官吳門予入太學平倩從蜀來聚首最密中卽
作詩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伯修詩穩而清平
倩詩奇而藻兩人皆爲中卽所轉稍失其故步壬
寅冬平倩請告歸蜀會莖伯修予送之西陵自取榜

紙書隆中詩。予賞其王略無偏正。天威有縱擒之語。又極愛翫其字法。至今藏貯縑囊中也。平倩未嘗自定其集。今所傳者皆其身後門生故舊掇拾成之。故其詩文佳者多不存。自言少時讀書至夜半。即恍然身坐巖石上。前臨大江。往往如此。一日晝卧。忽覩漆屏內身影。偉然大僧呼其婦共觀。良久始滅。其友楚僧愚庵自蜀北上。建慈慧寺成。陶祭酒望齡撰碑。輝手書勒石。一日輝在寺中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

上正中位向佛而伏驅之盤跚復來就前位次輝曰
是聽經來者為誦經終卷為說情想因緣竟蜘蛛寂
然不動舉之而輕視之遺蛻耳輝以沙門法龕之塔
之碑之蜘蛛碑亦輝手書此皆平倩生西方公案特
為誌之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少年補博士弟子試
輒高等食廩舍者十餘年與維山王衡為總角交萬
曆戊子王衡中順天鄉試第一疑有關節被糾忝王

文肅公請旨覆試。繼儒聞而歎曰：「緱山才華如許，而猶絀世議，舉業場中公道安在耶？」遂以母老有病，請告衣巾，隱居奉母。定省之暇，肆志讀書，百家子史之外，自天官地理、星卜、技藝、稗官小說之類，不窮究書隙中偶有所得，輒泚筆書之。久則盈篋，名曰「正秘笈」。廣秘笈凡若干卷。世稱博洽。母死後，築室佘山讀書，名曰「益重」。四方徵文者，戶屨常滿。冠蓋之士，杯酒論文，殆無虛日。風雨無事，輒上樓去梯，有書郵至，以竹

蓮藍傳上手腕為脫多作狀墓文及稱賜壽叙幾編
天下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而夷甫士司成焉
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書画甚至窮鄉小邑
驚拒教市鹽鼓自林儿椅杌以至一巾一履胥被以
眉公之名無得免焉晚年有志用世喜談兵輯籌邊
錄當事者欲以車安蒲輪如种放故事強眉公出山
以忌者言不果年八十餘卒於余山之精舍知交刻
其詩文曰晚香堂集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少受業於名宿漏恒獄坦之
之門恒獄館於嘉禾黃葵陽洪憲家教其子承吳璠
季重同學季重敏慧能為舉子業小題制義一就出
輒為葵陽所賞稱之曰是子後日必以文章名世年
二十成進士後所刻及幼草小題不朽諸作皆其就
黃氏塾中所作也釋褐後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
州司李所至皆被黜降稍遷刑工二部出為九江僉
事罷歸季重有雋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

謔浪居恒與狎客縱酒滑稽噉茱過達官大吏踈放
絕倒不能自禁晚號謔菴好以詼諧謔笑發之文章
好作小品如游喚梅庵諸刻膾炙人口倣大明律製
奕律靈巧精確自應傳世時人目之謂板臯郭舍公
一流人也清兵渡江屏跡秦望山中猶負一棋局以
往自誓不朝見不雉髮不入城完節而終享年七十
有四所著有清暉閣文飯等集行世

石簣書曰中原七才子盛行文尚臺閣董玄宰陳仲

醇以清筆繁詞鼓吹其間遂流為松江一派蓋詩文
既妙翰墨輔之尤為出色政如王右軍十七等帖其
中尺牘都只平平而一出於王氏墨妙其丰神更增
百倍也黃慎軒筆力與陳董伯仲而詩文蒼舊似又
過之王季重書法亦自遒勁故其詩文亦藉字以傳
壽之棗梨其光華則又差減

文翔鳳王象春馬之駿列傳

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除萊陽知縣

調伊縣遷南京吏部主事以副使提學山西入為光祿少卿不赴卒於家天瑞父在茲舉萬曆甲戌進士以程文奇異為禮官所糾遂不復仕作梅花詩至萬五千言蓋在茲構詞以興古為宗天瑞續承家學彌益演迤庚戌硃卷房考雷簡討思需鈞稽跋落以青筆乙其處始就句讀其論學以事天為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著太微以翼易謂太玄潛虛尚未窺其奧也登第後以辭賦為專門絕學覃思腐毫必欲追配古

人嘗稱曰屈宋枚馬生知之聖也神至於不可知楊
學知之聖也大而化矣班張左大賢也充實有光輝
而未果化潘陸以後充實而美矣光輝乎何居余欲
建乎雲以為師友太冲與之為朋而未之逮也作金
陵六賦以當京都蓋其大志如此其為詩離奇莽兀
不經繩削馳騁其才力可與唐之劉叉馬異角奇闢
險峻作嘉蓮詩七言令體至四百餘首亦古未有也
天瑞白皙長身秀眉飄髯風神標格如世所圖畫文

昌者其為人忠孝誠敬通明豈弟迥然非世之君子
也天瑞文賦牢籠負函波濤雲詭其學問淵博千古
真如貫珠其筆力雄健一言可以扛鼎世之人或驚
怖如河漢或引繩為批格要不能不謂之異人不能
不謂之才子也文中子曰楊子雲古之振奇人也余
於天瑞亦云

王象春字季木新城人萬曆庚戌進士第二人與呂
上韓求仲各相亞也季木每歎詫奈何復有人壓我

其語頗為時所傳而求仲科場議大起遂以季木為
枰已黨人用壬子北試移師攻季木牽連謫外稍遷
南吏部考功郎季木雅負性氣剛腸疾惡扼腕抵掌
抗論士大夫邪正黨同伐異雖在郎署咸指目之以
為能人渠魁也卒用是敗歸田久之遂不起季木於
詩文傲睨流輩無所推遜獨心折於文天瑞兩人學
問皆以近代為宗天瑞贈詩曰元美吾無愛空同爾
獨師其大畧也後季木刻問山亭集尤以詩自負然

才氣奔軼時有齊氣抑揚墜抗未中聲律作者評二人詩謂天瑞如魔波旬與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鬥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李木則如西域波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道時人以為確論馬之駿字仲良新野人與其兄之騏同舉萬曆庚戌進士之騏以榜眼入翰林官終禮部侍郎仲良授戶部主事權許墅關用內計左遷量移順天通判復戶部主事天啓乙丑卒於官年三十有八仲良兄弟並

有時名而仲良尤為秀發與鍾伯敬同稱詩仲良持
論欲極其才情之所之恣其意匠之所經營情景筆
墨之所稱愜遠救舖陳叫囂之病近離淒清寒苦之
習不屑寄伯敬離下伯敬以其非同調也亦推而遠
之少年盛氣腸肥腦滿多詩酒酣暢之致鮮師友砥
礪之功其最契合者吳門王笛新安汪逸相與馳騁
角逐往而不返以故時調狎出學古不純風格時患
于蕪累波瀾未見其老成天不假年未見其止良可

惜也有妙遠堂全集行世

石匱書曰孔重辭達孟善言近則詩文之妙不在角
奇闕險也明矣文燈巖之行文棘澁幾不能句王季
木之才氣奔軼不蹈準繩馬仲良之騁才匠意極其
所之是皆跋扈縱橫不為賢者之過乎若以古法相
繩大家相砥曾有一字之合轍循矩否乎故論語有
云過猶不及

鍾惺譚元春列傳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授行人
八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請改南遂改南京儀部轉
祠祭郎陞福建提學僉事惺羸瘵力不能勝布褐性
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
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
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
亦致法書名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研
表卷帙正倒叅差常從塵研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

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閒常恨
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選覽深入超出綴
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
志而鈍夫長根雖甚響想者欲拔之於廁而不能禁
其不行萬曆甲寅乙卯間取古人詩與其友譚元春
商定各以意棄取鋤秀除礫芟蕞繇我雖古人不之
顧世所傳詩歸是也然幾以此得禍小儒輩雖黃彈
謫刻為書破之惺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

外自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好。我輩護此書而必欲其興。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廢。廣溢深淺相去幾何。學者深高其言。惺既得。請南缺。鮑秦淮一水閣。閉門讀史。筆其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四曲。倦酒盡。兩岼寂不聞聲。而有一證。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牕視之。則嗒然鍾子也。東南人士。以為真好學者。鍾伯敬一人耳。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縈

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較閬士陟武
夷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遊忘返山川豫待人
士觀迎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九
始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矢以為讀書不讀
內典如乞食終非自糞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
死大事貿而一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蒲
澗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念之曰使
吾數年視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怪簡易如

楊子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游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扶歌傾作捉搦蹙跼勢同行客怒欲毆之惺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來贅稱弟子者惺出舟相見則向公子也為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惺極嚴冷然待友接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荅當路書至半停笔思曰彼方有何士為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

汨：然若有所請屬者。遇有真實。雖共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譬如隔隣。今有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往才人成就。卒以成名者甚衆。但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懟齟齬。以此受累者亦復不少。惺既視學福建。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丁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三年而惺亦卒。所著有隱秀軒全集。評閱諸書俱行于世。

譚元春字友夏。湖廣景陵人。少與鍾退谷同學。同里
筆墨倡和。互相鼓吹。學者遂有鍾譚之稱。天啓丁卯。
舉湖廣鄉試第一。人主試者為南昌李明睿。奇其文。
嘗曰。楚中過鄉試人。皆前茅。友夏碩果試果。屈乃
數十年未售之士。余以肘覆元之。亦可謝天下士矣。
戊辰辛未。再上公車。淪落不偶。癸未計偕。辛於途次。
元春喜推引後輩。操觚家得其片言。重於連壁。嘉魚
金正希未遇。輒有聲黻序。友夏揚之也。終以詩歸。為

世人觭角然在後人自有定論所著嶽歸堂等集數十卷行世

石匱書曰嘗見吳楚江淮間一冠耳忽高忽低一襲耳忽小忽大人心之厭常喜新所繇來矣今之操觚家喜鍾譚則罵王李喜王李則罵鍾譚又何異於一冠一襲高低大小忽變易於其間哉總之王李自成其為王李鍾譚自成其為鍾譚今之作者亦自成其為今之作者何必罵亦何必不罵蚊蚋蠅喧竟成何

益哉

楊慎梅鼎祚曹學佺陳仁錫張溥列傳

楊慎太師廷和子十二歲隨太師守制蜀中大父授
以易西向而治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
白日昭翠苔之骨數語大父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
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辛酉太師服闋慎亦入京
師乙丑侍太師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薦
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太師遂擢

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丁卯歸應四川鄉試。擢
易魁。辛未禮部會試第二。殿試及第第一。讀卷官李
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
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
憂。明年監鄔諸寇作。慎居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
百詐稱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
亥服闋。北上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
時武皇帝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䟽切

諫不報。仍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

巳四月。世宗皇帝即位。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

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之法。用于小過者。

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

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

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

記。癸未纂修武宗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

裁。將冕費宏盡以稿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西上議。

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黃衷促且甚慎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楠亦被逮下獄斥為民丙戌九月聞太師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太師公悅而疾愈丁亥七月

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向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
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為患慎嘆曰此吾
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客
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
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
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
人朝鑿齒一足爰虞變之句己丑八月聞太師訃奔
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

正月布政高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
潁川侯傳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手敬復
相流言款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
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壬寅七月還戍所丁未居
高嶢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佳勝會意處便
操觚留題有池賞詩社集壬子九月復至瀘己未春
還戍所六月遘疾卒年七十二丁卯穆皇帝即位
奉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

學相承益以談博凡天文經緯宇宙名物經史百家
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鳥獸草木蟲魚鱗介之屬
其攷核訂証靡不極精正德間武宗閱文獻通考
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
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慎曰注張
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
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于長官司
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

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
喬宇鬼瑣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即取荀
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
古之蘇頌乎平生著述甚富詩文集之外凡百種皆
盛行於世慎在滇世廟意不能忘每問楊慎云何
閣臣以老病對稍解慎聞之益自放嘗醉胡粉傅面
作雙丫髻插花諸使擁之游行城市諸夷酋以白淞
綾作襪遺諸使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裝演成卷

膏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耳慎
重髻賦黃葉詩為茶陵所知登第又出其門下詩文
衣鉢實有淵源時北地多言復古力排茶陵海內為
之風靡慎乃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為淵博靡麗之
詞其意欲壓倒李何為茶陵別張壁壘不與角勝口
舌間也援据博則舛錯良多摹倣慣則瑕疵互見竄
改古人假託往藉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要其鈎索淵
深藻彩繁會自足以牢籠當世鼓吹前哲膚淺末學

趨風仰止固未敢抵隙蹈瑕橫加訾訾也王元美曰
用修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詳于稗史而忽于正史
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
之前斯言也庶哉楊氏之諍友也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雲南叅政守德之子禹金舞
象時陳鳴楚王仲房皆其父客故禹金少即稱詩長
而與沈君典齊名君典取上第禹金遂棄舉子業肆
力詩文撰述甚富萬曆末年六十七賦詩說偈而逝

有鹿裘集六十五卷。禹金於學博而不精。其為詩宗法李何。雖游獵漢魏三唐。終不出近代風調七言令體。步趨李于鱗。又其發也。秋減葉聲中五字。檀塲雖千章萬句。亦何以加。禹金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暨虞山趙玄度訂約。搜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讐寫。事雖未就。其志尚可。以千古矣。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

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京戶部郎
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戌降叅議甲午
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瑞輯三朝要典以學
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有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
禎二年起廣西副使歷陞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
病請告予致仕學佺具勝情愛名山水卜築匡山之
下將携家往居不果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歛
集聲伎裸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所錄

書板汗牛充棟如天下一統誌天下名勝志石倉十
二代詩選之類動輒數千餘卷盛行於世嘗謂二氏
有藏吾儒無藏故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擷四庫之書
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隆武偏安推禮部尚書凡
儀制祭告文章多出^其手駕幸延平擬親征學佺留守
八月延平陷大罵播遷福京聞變守兵解去學佺逃
鼓山度為僧時貢生齊吳欲呼義復起揭竿毀珠門
大書倡義二字以學佺位望尊入山迎之學佺曰此

吾志也。即不成死之矣。因散其家數千金募士。欽城積粟得食二千餘人。器甲稍備。無何清兵從水口且至。鄉兵初起。不回。又諸迎降者使人暗危辭解散。十去六。士學佺見勢促曰。吾固知不成。辭吳復歸鼓山。即日促家人治櫬。親視櫬成。乃赴佛堂投繯。家人不忍見。為下數四時。諸僧咸畏匿去。無有與言佛事者。學佺含繯稽首曰。余之不得死。以未奉佛故。余披緇而儒死乎。因懺佛前。誠必西向。就繯甫及。繯已逝。

于孟嘉丁卯鄉薦出曹履泰門下天死有孫牟來殊
來而異猶倡義未散或勸異且逃異不肯吾尚為所
欲為清兵竟入福州被執以其不屈見害異妻某常
身佩利刃防不虞至是亦被執方牽詣訊處手疾起
自剄為左右所持創半復甦清嘉其貞烈戒勿犯
陳仁錫字明卿蘇州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為崇德
知縣舉卓異第一卒于任仁錫年十九中萬曆丁酉
鄉舉時文習衰靡仁錫慨然以倡明古學為己任究

切經術所為文不屑西京以下而公車屢上不第發憤嘆曰吾得為白沙先生足矣天啓壬戌成進士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丁內艱丙寅服闋補原職充日講官在講筵多所規正每以進忠直遠奸佞為言時逆奄魏忠賢用事方夔夷善類聞仁錫言惡之會忠賢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鉄券仁錫當視卓辭不可或怵以禍不為動於是不旬日而遂有孫文才之獄辭連及仁錫與文修撰震孟坐以更翻朝

局修撰先已降調里居以池州輔臣救得免逮而仁
錫遂削籍歸即日就道奄發十數騎偵之無所得至
濟上有吏受奄旨遣邏卒窘仁錫蒼頭及舟子加董
楚舟中人皆跳去仁錫坐舟中忽風作檣櫓幾壞諸
卒亦散去而仁錫得免時群小猶日嗾奄不赦吳門
三詞林局不足謂仁錫及文修撰震孟姚太史希孟
也仁錫歸後歲懼有後命會烈皇登極逆奄誅
戊辰起原官稍遷中允典武闈多得才武之士奉命

宣詔三韓凡亭障徼塞險阨之處皆詳志之作萬邊
圖說一書庚午遷國子司業充經筵講官仁錫事西
朝再為講官數陳皆切時務裨益弘多遷諭德掌司
經局事辛未分較禮闈得士為盛往以清操忠節
顯時諸君子雖嚮用而餘蘖猶存有錦衣張某以蜚
語中之禍且不測亡何錦衣自敗獲免奉命冊封周
藩壬申復命假歸甲戌起南祭酒未仕而卒年五十
有六仁錫篤於人倫居父母及大母喪皆哀毀如禮

官歸捐俸置義田以贍族嘗受易於毘陵錢啓新先生其歿也為木主事之朝夕必拜其於書史則飲食寤寐于斯至老不倦所編纂如皇明世法錄經濟八編續大學衍義賦役全書潛確類書皆有裨廟謨便於後學經學有四書語錄義經易簡錄淵天紹易等書所批閱評選者如資治通鑑嘗進御覽餘如三史綱目五經周禮性理古文奇賞等書動數十百卷丙子以講筵舊勞賜祭葬而贈廕則薨權相癸未冬

長子濟生伏闕上疏部獲得旨贈公詹事廕一子入
監讀書賜謚文莊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南直太倉人兒時奇慧好學如
成人不窺戶外年十五喪父奉母居西郭日夜讀經
史諸書聲聞藉甚同邑吳駿公從公受易相期以天
下事且不欲以科名讓人崇禎辛未駿公居第一溥
居第六授庶常溥好別白邪正在中秘以臧否人物
觸當事且求去當事思有以中之乃指婁東社黨招

石印
卷二
里中豪猾條事入疏下提學御史暨巡撫都御史勘
議會溥以暴病卒上亦鑒書生結社不過倡率文教
無他罪置勿問後臺省交章言溥砥行力學表章六
經有功當世請徵遺籍以脩史館旋奉溫旨雖未經
褒卹屹然為世大儒其門人私謚之曰仁學先生所
著有史論一編二編春秋三書遺集七錄齋合集所
閱書極多而紀事本末一書評隲尤當小論發前人
所未發士林稱其媲美龍門

石匱書曰楊升菴梅禹金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淵藪其自所為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筵書廚亦復無異書故多亦何貴乎多也陳明卿張天如所閱諸書亦卓犖有致而無夢園七錄齋諸集食生不化亦未見其長炮夫烹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雖終日勞與炮夫竟何補哉

石匱書曰潛溪青田以文章兼功業後自北地繼起弇州歷下橫據中原而荆川鹿門起與犄角遂謂國

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詩取士而李白杜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雖不得與爭然使唐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余故叙次文人半收寒士亦見文章一道斷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